# 佛教五戒與儒家五常相通說

洪錦淳

五常：
仁義禮智信

五戒：
不殺生　不邪淫
不偷盜　不妄語
不飲酒

## 一、前言

每個國家都有必要由制定法律來規定人民何者可行，何者不可行，使人民有一定的標準可循。這個標準對某些不法之徒是一種限制，但對極大多數的人來說，却是一種保障，因爲對遵守法律者而言，法律可以保障他們的生命財產的安全，即使對其他的各種權益，也絕不會因此而受到法律的束縛。相反的，對於不守法者，却會處處覺得不方便，似乎動輒得咎；這種不方便並非法律本身的過錯，而是不守法者自己不能依據人人所認可的標準去做，因此應該受到相當的限制。佛陀制定戒律也正是如此。戒律並不是一種束縛，反而能長養一切善根。

戒，梵語稱「尸羅」；譯爲戒，即禁止之意。佛陀制定戒律，防非止惡，因爲衆生的罪惡煩惱熾

熱，持戒清淨者足以熄滅它，使獲得身心清涼自在，所以又稱爲「清涼戒」，人人若能安心自在，便能無有憂患。

在佛陀所制定的種種戒律中，嚴格規定佛弟子的行爲。在衆多戒法中，是以五戒爲八關齋戒、優婆夷戒及沙彌、比丘、瑜伽、梵網等一切戒法的根本。五戒即是不殺生、不偷盜、不邪淫、不妄語、不飲酒。這五戒守得清淨才能保持人身。

五戒與中國固有文化中的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等五常的意義剛好符合。儒家標示五常爲做人的準則；而五戒中能不殺生就是仁，不偷盜即是義，不邪淫便是禮，不妄語就可稱爲信，飲酒是智者所不爲。這都是做人的標準。

## 二、不殺生與仁

斷有情命，叫做殺生。（見懺雲法師五戒表解；下文其他四戒所引同此）佛制定五戒，以不殺生爲第一戒，可見其重要性。凡是有情莫不是過去的父母，未來的諸佛。而且有情所側重的，沒有超過性命的，何況人人都具有惻隱心，所以以人道爲中心的中國文化，首先就要戒殺。現代人只認爲殺人不該，而不知無故傷害有情衆生也是殺生，這是不明因果的顚倒行爲。而僅爲滿足一時口腹之欲而行殺害有情物類，這是仁人聖王所不取，譬如商湯見網合四面，因而去其一面，諸侯聞其仁及物類，率而歸附。大學上說：「堯舜率天下以仁，而民從之。」正是如此。孔子也認爲「志士仁人，無求生以害仁，有殺生以成仁。」（論語衞靈公篇）求生害仁已是不可爲，更何況貪口腹之欲逞一時之快呢？

而且一個仁人所以能不憂，所以能長壽，自有其原因在。因爲人無故殺害衆生，衆生在臨命終時，心懷惡毒，便輪廻於六道，冤冤相報；而殺者也是心常懷毒與恐怖，世世不絕，時有惡夢，命終之時多狂怖惡死，死又墮惡道以償還債務。所以古德說：「千百年來碗裏羹，怨深似海恨難平；欲知世上刀兵劫，且聽屠門夜半聲。」戒殺之仁人能去除殺機，便無此憂，所以孔子說：「仁者不憂」（子罕篇）。而仁者又能順天地之心不殺有情物類，不僅慈心增上，煩惱減少，可進於道；而且根據因果原理來說，由其仁心而使物類都能盡其天年，天也

能順自然之理而使終其天年，所以說「仁者壽」（雍也篇）。

至於如何行仁而戒殺呢？應由自己開始。孔子說：「爲仁由己」（顏淵篇），同時應該時時刻刻小心謹愼，非但不能故意傷害有情，而且還要特別留心是否會在無意之間傷及有情，要使自己能「無終食之間違仁。」（里仁篇）不敢有絲毫苟且；最後便能更進一步達到「殺身成仁」，如同佛陀多生多劫捨棄肉身、救助衆生的性命一樣。所以古德的戒殺放生，都足以爲我們的典範。

## 三、不偸盜與義

「不與而取他物，名之爲盜。」故在戒殺之後，便要戒偸盜，因爲殺業係害正報，而偸盜即損及依報。偸盜者多是爲求物質上的享受才出此下策，縱然他手法高明，終不免有失手的一天，而且作賊心虛，日日提心弔膽，如何能學道？受偸盜者，或是煩惱瞋恨記掛在心，或是因此而致命，偸盜者終究不能免其應受的果報，或墮入三惡道，或貧窮下賤，身常受苦，心懷憂惱，實在是得不償失。

盜蹠之徒固然是盜，其實我們平日若不留心自己的行爲，也很容易違犯偸盜罪。孔子要我們「見利思義」（憲問篇），「見得思義」（季氏篇），倘若我們爲圖一時方便，不告而取；或以爲是微賤的東西隨便使用；或是想暫加利用，未徵得主人家的同意，皆是犯盜戒。「義者宜也」（中庸），我們要在見到有利或有得時，即自思是否得宜，才決定是否去做。孟子也以爲「非其有而取之，非義也。」（盡心上）並認爲義是條道路，爲人當居仁由義。

對修學菩薩道的人，更應當行布施，廣度有情衆生，使他人能愛念他，並信受奉行；乃至善名流布，人人讚歎。大學上說：「未有好義、其事不終者也。」爲度衆生，要能自尊自重，省察自己的學心動念，該做則做，不該做的，則雖至捨身、也應咬緊牙根，不去做非義的事。

## 四、不邪淫與禮

「染情逸蕩，汚穢交媾，名不淨行；與己妻之外一切男女，犯不淨行，是名邪淫。」中國人文主義的社會基礎是在於五倫，即：夫婦、父子、兄弟

、君臣、朋友。夫婦之道爲五倫之始，故不可不愼。佛陀深知淫欲能繫縛衆生，不得解脫，令衆生造作種種業，受生死苦，爲衆惡之源、生死之本，所以令出家衆應守淨行，去除淫欲，而在家衆或因一時不能去，便允許正淫，但務必去邪淫。孟子說：「男女授受不親，禮也。」（離婁篇）使男女持有一定的距離而不行邪淫。因爲邪淫使人倫大亂，五倫根基動搖，則國家非常危急，況且「上好禮，則民易使也。」（憲問篇）使民知禮，操守有節度不敢行邪淫，人倫穩固，國家才有希望。

孔子告訴顏淵：「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動。」（顏淵篇）視、聽、言非禮之事，已落一不清淨種子，更何況動？做非禮的事，果報絲毫不爽；以淫欲爲因，生死爲果，邪淫所招惹的生死苦果，必甚於正淫。邪淫非禮的事，甚於禽獸所爲，不足以立於人羣之中。夫婦之間應當互相尊重，不該互欺而行非禮，亂及家庭、國家。今日社會盛行的離婚就是使人情趣於澆薄，而亂了禮法。在家居士，必要謹愼守此戒，不可踰越，如果禮本强固，則國家根基更穩定。

## 五、不妄語與信

「心口相違，言不稱實，欺誑他人，名曰妄語。」言語是與人交往所不能免的。言語關係不妥，小則影響個人的處身，大則影響國家的安危，所謂「一言興國，一言喪邦。」禮記開宗明義即要人「安定辭」，意謂我們所講的每一句話，都要對自己負責，言茲在茲，審愼正當，不可以妄語欺誑他人。「人言爲信」；若言而無信，人多不信，則辦事如何能行得通？像美國卡特政府背信毀約，更將自食惡果。賢如曾子，也要求自己與朋友交往要有信用，並以「信」字作爲省察的標準，由此可見固守誠信的重要。平日我們稍不留神，即容易犯妄語戒，如：以惡口嘗罵他人，毀謗正法；或因兩舌而離間他人、製造是非；或者以綺語損及世道人心。

中庸說：「不信，民弗從。」論語子路篇也說：「上好信，則民莫敢不用情」，這些都在在的說明信字的重要。欲修學菩薩道，更要戒除妄語，不僅自心歡喜，且能令人欣悅，成爲世間人所敬信的對象，大家樂聞其說，增自威德，得無礙辯，這是

度衆的前方便。

## 六、不飲酒與智

「俱酒色、酒香、酒味，飲之令人昏醉。放逸之飲料名酒，飲則犯戒。」前四戒是爲性戒，在先；酒戒爲遮戒，在後。因爲人在酒醉時，多昏暗，失去明慧，由於興奮散亂，不僅損失財物，引生各種疾病，而且將會導致災禍的發生，譬如：兇殺，或車禍意外等事，皆因飲酒而引起；何況飲酒的人，根本就不能修道。

今日許多毒品，如：大麻煙、嗎啡等，爲害人類，令人失去明智，更甚於酒，所以也當包含此戒之中。酒精等物，能麻痺人的心智，使之不能向道，並且會大大的損害國民健康。凡是受持酒戒者，可免除死後墮惡道，或產生愚痴狂妄的惡果，進而使自己神志清明，恬靜安寧，能依據戒律受持淨戒，不犯衆罪，而修學菩提，所以說：「知者不惑」

## 七、結語

常人以受持五戒爲苦，以爲係受外來的力量束縛，令人不得動彈；但實際上信守五戒是本性上所應該的。孟子說：「惻隱之心，仁也；羞惡之心，義也；恭敬之心，禮也；是非之心，智也。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，我固有之也，弗思耳矣。故曰：求則得之，舍則失之。」（告子篇）守五戒是使人回歸本性，尋回自己，只要見自本性，也就不用再提仁義等名，不殺生等戒，自自然然就能不危害衆生。

當然五戒是自成一整體的，或許暫且不能完全受持，但要漸漸要求自己達到，因爲僅受持一、二戒，乃至四戒，還不能算是完美，孔子說：「知及之，仁不能守之，雖得之必失之；知及之，仁能守之，不莊以涖之，則民不敬；知及之，仁能守之，莊以涖之，動之不以禮，未善也。」（衞靈公篇）又說：「上好禮，則民莫敢不敬；上好義，則民莫敢不服；上好信，則民莫敢不用情；夫如是，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，焉用稼。」（子路篇）由此可知仁義禮智信是一體的、完整的。對於五戒若能完全受持清淨，才算是一個完全的人。

我中華民族所以能屹立於世界而不動搖，是因

爲五常深植於民心，人人都能不隨意踰越五常，便不會招受天人責罰。佛陀所制定的五戒却與五常不謀而合，更令民心趨向敦厚。歷代雖不免有動亂，但是五常的道理一直爲人所信守，多少也能受持五戒，所以能免除像世界其他文明古國所遭受的滅亡命運，而亙古不朽。

近世紀來受西洋哲學的影響，倡言拋棄國故，使固有文化受到動搖，此時若人們多不能信守五戒，則人心便會趨於澆薄，惡果頻現，天災人禍危害著每個生靈；所以年來有識人士覺察危機，而力言恢復固有文化，實爲明智之舉。然而也有不少迂儒反對佛教，不辨神佛，的確是智者所不爲。從歷史上我們便可知歷代大儒多內佛外儒，而佛門祖師莫不是個個對四書五經通達於心；其實儒與佛合則雙美，離則兩傷。恢復固有文化就要從五常做起，也就是力守五戒，如此，小則個人行爲的操守貞固，大則國家安定，百姓平和，進而人人脫離輪廻，進趣菩提。

（註一）：引自懺雲法師五戒表解。

——本文榮獲康年獎學金。

# 精神與光陰

世之最可珍重者，莫過精神；世之最可愛惜者，莫過光陰。一念淨即佛界緣起，一念染即九界生因。凡動一念，即十界種子，可不珍重乎？是日已過，命亦隨減。一寸時光，即一寸命光，可不愛惜乎？苟知精神之可珍重，則不浪用，則念念執持佛名；光陰不虛度，則刻刻熏修淨業。倘置佛名而別修三乘聖行，亦是浪用精神，亦是千鈞之弩，爲鼷鼠而發機，況造六凡生死之業乎？倘置淨業而別取權乘小果，亦是虛度光陰，亦是以如意寶珠，而貿一衣一食，況取人天有漏之果乎？如是珍重，如是愛惜，則心專而佛易感，行勤而業易精，果得眞生淨土，親見彌陀，時承開示，面奉慈音，妙悟自心，深證法界，延一念爲長劫，促長劫爲一念，念劫圓融，得大自在，得非自食其珍重愛惜之報乎？

——徹悟禪師語錄